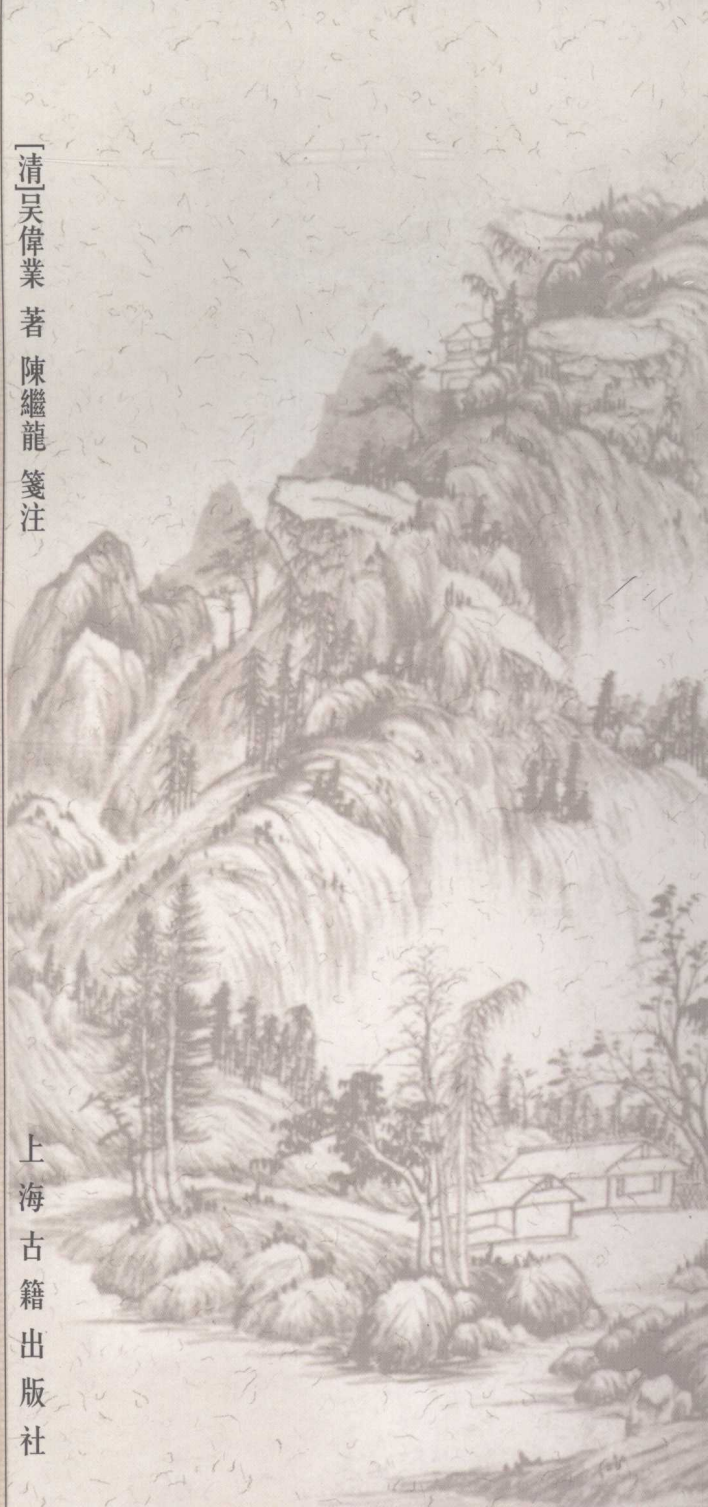


# 吳梅村詞箋注

〔清〕吳偉業 著 陳繼龍 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吳梅村詞箋注

[清]吳偉業 著 陳繼龍 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吳梅村詞箋注/(清)吳偉業著;陳繼龍箋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5325-4888-0

I. 吳… II. ①吳…②陳… III. 詞(文學)—文學研究—  
中國—清代 IV. I207.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205244 號

吳梅村詞箋注

[清]吳偉業 著

陳繼龍 箋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5 插頁 7 字數 168,000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978-7-5325-4888-0

I·1994 定價: 2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聯系



吴梅村先生像



吴梅村繪山水畫

梅村家藏藁卷第一

詩前集一

五言古詩三十八首

贈蒼雪

我聞昆明水天花散無數躡足凌高峰了了見佛上法師滇海來植杖渡  
湘浦藤鞋負貝葉華集青蓮吐法航下匡廬講室臨玄圃忽聞金焦鐘過  
江救諸苦中峰古道場浮圖出不楚通泉繞塔除疏巖置廊廡同學有冰  
公兩山間法鼓天親偕無著一朝亡其位獨游東海上從者如堵堵迦玄  
開十誦廣舌演四部設難何衡陽答疑劉少府人我將毋同是非空諸所  
卽今四海內道路多豺虎師於高座上瓣香祝君父欲使菩提樹徧蔭諸  
國土洱水與蒼山徧教之齊魯一展遊中原五嶽問諸祖稽首香花巖妙  
義足今古

塗松晚發

孤月傍一村寒湖自來去人語出短篷纔沒溪橋樹冒霜發輕初披衣聽  
雞啼籊籊若鳴籊蘆洲疑驟雨漁因入浦喧農或呼門僮居然見燈火市

詩前集一

（詩）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  
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  
山口潛行始隈隩，山深獨明愁平生。  
遙看一家惜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父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還道物由延宕國。  
月明松下房櫺靜，日出雲中氣爽天。  
宣武閑依宮寺，朱朱紅紅引道旁。  
問都邑，平明開卷，掃花開海，暮漁悲。  
乘水入初園，遊地，古人間，更問成仙生。  
不遇峽東，注知有人，事世中，遠地空。  
中山不疑，靈境，非閑，見虛心，未盡思。  
所辭出洞，暮臨陽，山水辭家，終挺長。  
遊，行自謂，經過，舊不達，安知，峰，影，今。  
來，雲，當時，只記，入山，後，青，松，香，度。  
到，雲，林，春來，過，是，桃花，水，不，辨，仙。  
源，何，家，尋。

丙申春日

石湖先生屬寫桃源圖

并書序詩長句

弟吳偉長



## 前言

### 一

吳梅村（一六〇九—一六七二），名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別號鹿樵生、灌隱主人，江南太倉（今江蘇太倉）人。父親吳琨，久困場屋，以設帳授徒收取束脩養家餬口。梅村七歲入家塾讀書，受業於塾師江用世。江後官至江西按察司使，與梅村有終身之誼，所謂「後三十年家居，公折輩行與余及魯岡游」（梅村《嘉議大夫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梅村自幼穎悟聰慧，十四歲即善屬文，著名學者張溥讀其文，嘆而曰：「文章正印，在此子矣！」張溥是當時復社領袖，學識淹博，素為士林所欽仰。梅村仰慕其名，其學，即拜張為師，成為復社中堅。崇禎四年（一六三一），梅村會試第一名，殿試一甲第二名，此科名頗得座主、內閣首輔周延儒的提攜。周與同為閣臣的溫體仁有隙，於是，體仁之黨薛國觀將其事泄露於朝，御史袁鯨具疏參劾，延儒不得已將梅村會元試卷進呈御覽，崇禎帝閱後，批曰：「正大博雅，足式詭靡。」朝人遂息喙。梅村授翰林院編修後，製詞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頗自負，但世人以為當之無愧。

復社作為明朝後期東林黨的繼承者，是一個清流組織，喜針砭時弊，臧否人物，對朝廷不合己意的權臣，常出言彈劾，其中雖不乏意氣之見，但對廣開言路、遏止高官濫用權力畢竟有所裨益。梅村初涉



官場，即有彈劾，歷充實錄纂修官與東宮講讀官後，又參劾首輔張至發等，一時「直聲動朝右」，但也遭來嫉恨。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梅村升任南京國子監司業後不久，因上疏爲著名直臣黃道周辯護，得罪崇禎帝，被嚴旨切責，幾繫縲紲。以後，梅村官職雖屢有升遷，然因前遭蹭蹬，已對仕途心灰意冷。

明末，天災人禍頻仍，政治朽廢不堪。崇禎帝雖欲有所振作，終究回天無力。饑饉，加上貪官污吏敲骨吸髓式的盤剝，終於觸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其中，陝西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屢仆屢起，在官軍的一再圍剿下，轉弱爲強，反敗爲勝，於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攻陷北京，崇禎帝於煤山自縊而死，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統治在風雨飄搖中壽終正寢。「先生里居，聞信，號痛欲自縊，爲家人所覺。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兒死，其如老人何！』乃已。」（顧師軾《梅村先生年譜》卷二）梅村對於崇禎帝一直懷有知遇的感激之情，崇禎帝的死，對他刺激甚深。

甲申年，一方面，李自成在北京登基，建立大順政權，農民起義軍上下陶醉於勝利的狂喜之中，紛紛封官拜爵，大事搜刮財貨，以至醉生夢死；另一方面，關外的滿清政權則蓄勢待發，虎視眈眈，隨時預備入關，奪取漢族統治。該年四月，在得悉北京覆亡消息後，鳳陽總督馬士英迎福王朱由松入南京，初稱監國，旋即建立南明朝廷，國號弘光。次年初，梅村被弘光帝召拜少詹事。上任不久，梅村親眼目覩弘光帝胸無大志，一味追求聲色犬馬的享受，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而把持朝政的馬士英、阮大鍼又是攘斥異己，鎮壓清流。梅村見事不可爲，遂藉母老辭歸。當時南明小朝廷的情形及友朋與自己的遭際，梅村在多處文章中都有述及，其《冒辟疆五十壽序》有云：「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

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人，皆貴公子……有皖人者（指阮大鍼），流寓南中，故奄黨也，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申西之亂，彼以攀附驟枋用，興大獄以修舊郛。定生爲所得，幾填牢戶，朝宗遁之故鄣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尋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皋之水繪園，誓志不出。」其《吳母徐太夫人壽序》亦云：「當幼洪爲給諫，余亦官南中，以母老歸養，請速東還。」梅村辭官後不久，清兵即大舉南侵，弘光朝本無固志，四鎮將領各懷異志，史可法獨木難支，一觸之下便土崩瓦解了。此前一年（一六四四），清兵勾結吳三桂，已擊敗李自成，入主北京，國號稱大清。

梅村歸隱鄉里後，雖不見有抗清復明的舉動，但決心做一個明遺民以終餘生，則是可以斷言的。故在其後的近十年中，梅村先是躲避戰亂，流離轉徙，後來生活稍稍安定，即尋山問水，優游林泉，侍親撫幼，交接友朋，同時也以一個見證人的身份，對明亡這一重大事變，在痛惜留戀之餘，進行深刻的反省，低回吟唱，感嘆不置，創作了不少思想與藝術成就頗高的優秀詩詞。如膾炙人口的《圓圓曲》等，奠定了他在中國明清詩壇上的崇高地位。

清政權蕩平中國後，鑒於江南民衆抵抗之烈，之久，遂開始推行「羈縻」政策，加緊對漢族士人的籠絡。梅村久負詩名，爲江南文人領袖（清順治十年（一六五三）的虎丘集社，衆士人公推梅村爲盟主可證）。這無疑使清廷必欲起梅村而爲己用。梅村之被徵召，表面上是江南總督馬國柱的上疏力薦，而幕後主使則非溧陽、海寧二陳（陳名夏、陳之遴）莫屬了（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陳名夏降清後，

「官至弘文院大學士」，陳之遴既是梅村的兒女親家，同時也官至清弘文院大學士，可見二人決非等閑之輩。所以梅村的出山，歸根到底乃出於陳名夏與陳之遴的推薦。

以梅村本願而言，是極不想出仕清廷的。清廷以嚴詞，甚至以死亡相威脅，催促其來京。抗命還是從命？這對梅村的名節出處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他的好友侯方域於順治九年（一六五二），違心參加清廷組織的鄉試，中式副榜，後爲此事追悔莫及。這次聞說梅村將出仕，遂修書一封，極力加以勸阻，認爲：「學士（指梅村）之出處將自此分，天下後世之觀望學士者，亦自此分矣。」侯并分析，梅村不可出者有三：「學士以弱冠未娶之年，蒙昔日天子殊遇，舉科名第一人，其不可者一也；後不數歲，而仕至宮詹學士，身列大臣，其不可者二也；清修重德，不肯隨時俯仰，爲海內賢士大夫領袖，人生富貴榮華，不過舉第一人、官學士足矣，學士少年皆已爲之，今即再出，能過之乎？奈何以轉眼浮雲，喪我故吾？其不可者三也。」書信末尾，侯告誡梅村：「萬一有持達節之說陳於左右者，願學士審其出處之義，各有不同，堅塞兩耳。幸甚！」（侯方域《壯悔堂集》卷三）

梅村出仕非其本願。其對先帝（崇禎帝）始終懷有知遇的感激之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受遇當年，濫叨官相」（梅村《周子俶東岡稿序》），決不肯背叛「一朝一姓」，更何況清朝還是左衽，而且，梅村對仕途已產生厭倦的心態，且甚好佛，故欲「畢志家園，杜絕人事」，所謂「論人生、富貴本浮雲，非吾願」（《滿江紅·重陽感舊》）。更加以身體羸弱，有家室之累。但梅村最終還是出仕清廷了，其故何也？從他本身看，性格懦弱是主因，爲保全家人是次因。以下一段話頗能代表他的真實思想：

改革後，吾閉門不通人物，然虛名在人，每東南有一獄，長慮收者在門，及詩禍史禍，惴惴莫保。十年，危疑稍定，謂可養親終身，不意薦剋牽連，逼迫萬狀。老親懼禍，流涕催裝，同事者有藉吾爲剋矢，吾遂入教中，不能白衣而返矣。（梅村《與子曝疏》）

所謂「惴惴莫保」，非性格懦弱而何？所謂「老親懼禍，流涕催裝」，又非保全家人而何呢？而他的《賀新郎·病中有感》：「脫屣妻孥非易事」，更是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總之，是患得患失的思想作祟所致。在願望遭遇外力的逼迫下，強者是不屈服，弱者永遠是順從。

若拿梅村與陳子龍、夏完淳相比，固然不足道，即使拿他與顧炎武、傅山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梅村在名節上的污點與虧損是毋庸置疑的。但進一步分析，梅村之仕清，其情可憫，其理可宥。

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悽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沉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賀新郎·病中有感》）

此詞自怨自艾，對於自己的失足咨嗟喟嘆，內心充滿了痛苦與悔恨。陳廷焯評道：「千載下讀其詞，思其人，悲其志，固與牧齋不同，亦與芝麓輩有別。」（《白雨齋詞話》卷三）確是持平之論。

首先，梅村出仕畢竟并非出於自願，而是在「逼迫萬狀」下不得已而爲之。其次，梅村出仕在清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清朝在中國的統治已有年，早期清軍入關、下江南殘酷鎮壓反抗民衆的時期已經

過去，民族矛盾得到大大緩解。在此前後，雖仍有鄭成功、張名振的反清復明，但已是強弩之末，無法改變歷史發展的大方向了。清政權已初顯新興統治者的朝氣與活力，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開始產生積極的作用。至於接下來的「康乾之世」更是達到了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歷史上任一朝代無出其右者。最後，梅村對於身事二朝，心懷愧疚，不斷加以自責，有時甚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與恬不知耻投敵者迥然有別。

梅村是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深秋離家北上的，過揚州，歷淮陰，出臨清，走任丘，於十一年（一六五四）初到達北京。他在將到未到北京時，寫了四首一組題名爲《將至京師寄當事諸老》的詩，其中一首頗堪玩味：

平生踪跡盡由天，世事浮名總棄捐。不召豈能逃聖代，無官敢即傲高眠。匹夫志在何難奪，君相恩深自見憐。記送鐵崖詩句好，白衣宣至白衣還。

依舊還是不想在異族統治的朝廷裏作官，冀望「白衣宣至白衣還」。話儘管說得很委婉，但透過詩句不難體會到他強自出山的無可奈何的況味。

梅村到京後，先授秘書院侍講，尋升國子監祭酒。十三年（一六五六），適丁嗣母憂，乞歸。十四年（一六五七）春歸里。他在歸途中寫的《郟城曉發》有云：「他鄉已過故鄉遠，屈指歸期二月頭。」指示了明確的歸期。

梅村挂冠後近十五年内，閑居鄉里，「既無意功名，年力尚強，閉戶著數千百言，而尤以詩自鳴，悲

歌感激，有不得於中者，悉寓於詩（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其間，梅村還到蘇州、無錫、湖州一帶的名山勝水游覽，並探訪親友，生活是閑適恬淡的。當然，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的「奏銷案」，使梅村受到牽連，「幾至破家」，旋又被親家陳之遴案牽累，險遭罪譴。這些，都算是生活中的意外風波。

梅村於康熙十年（一六七二）十二月卒於家鄉，按公曆算，應該已是一六七二年了。得年六十有三。臨歿前，寫有《臨終詩四首》，其一有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應填補，總比鴻毛也不如。」其聲哀怨，其情淒苦，充滿了負疚與自責，令數百年後人讀之，不能不一掬同情之泪。另外，梅村囑後人：「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刻不歷艱難，無一境不嘗辛苦，實爲天下大苦人。吾死後，斂以僧裝，葬吾於鄧尉、靈巖相近，墓前立一圓石，曰：『詩人吳梅村之墓』。」（顧師軾《梅村先生年譜》卷四）

## 二

梅村在明末清初以詩歌名世。他的歌行體長篇敘事詩，是繼唐代元白體後出現的這一詩歌體裁的新境界、新高峯，其藝術成就令人嘆爲觀止。其中《圓圓曲》、《鴛湖曲》、《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聽女道士下玉京彈琴歌》等篇什，敘事開合轉折，語言整飭流麗，感情激楚淒婉，運典熟稔確切，極富創造性與感染力，對清以後詩壇的影響甚巨。《四庫》館臣以爲：「偉業少作，大抵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道上。暮年蕭瑟，論者

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官商，感均頑艷，一時尤稱絕調。」（《四庫全書總目》）儘管有人將他與同樣詩名籍籍的錢牧齋、龔鼎孳相提并論，稱爲「江左三大家」，或者將他與錢牧齋尊爲「吳中二老」，但就詩歌而言，梅村的成就與影響應該已超越前二位。他嫻熟深厚的文學語言功力，尤其是他充沛的藝術創造力，是錢、龔所難以企及的。清林昌彝認爲：「江左三家詩，以吳梅村爲最，錢虞山、龔芝麓不逮也。」應是公允之評。（《射鷹樓詩話》卷十八）

梅村也作「詩餘」，現在行世的詞作約一百一十首。與他的詩歌相比較，他的詞作稍顯遜色，影響也遠不及詩歌。大體說來，吳詞仍沿襲明代以來的風格與作法，失之於纖巧艷麗，但也不乏雄傑或婉約佳作。從內容看，可分爲這樣幾類：一是專寫閨情的，如《醉春風》二首以及《柳初新》等；一爲詠物的，如《南柯子》二首等；一爲感嘆國事、身世的，如《滿江紅》中的「白門感舊」、「感舊」、「蒜山懷古」諸首以及《賀新郎》中的「病中有感」；一爲贈人之作，如《滿江紅》中的「題畫壽總憲龔芝麓」、「贈南中余澹心」等，數量頗多。從藝術成就上衡量，梅村的感嘆國事之作，最爲激楚蒼涼；而閑情之作則極盡哀艷婉麗之能事，這大概就是陳廷焯所謂的「吳梅村詞，雖非專長，然其高處，有令人不可捉摸者」。（《白雨齋詞話》卷三）茲稍逞已解，以博方家一哂。

滿目山川，那一帶、石城東冶。記舊日、新亭高會，人人王謝。風靜旌旗瓜步壘，月明鼓吹秦淮夜。算北軍、天塹隔長江，飛來也。

暮雨急，寒潮打，蒼鼠竄，官門瓦。看鷄鳴埭下，射鵰

盤馬。庾信哀時惟涕淚，登高卻向西風灑。問開皇將相復何人，亡陳者？（《滿江紅·感舊》）

此詞在懷古感舊的背後，寄寓了詞人對南明覆亡的深沉感慨，具有極強的歷史滄桑感，讀之能令人唏噓再三？此詞以風格論，直逼東坡，可作坡翁後勁。

松栝凌寒，挂鍾阜、玉龍千尺。記那日、永嘉南渡，蔣陵蕭瑟。羣帝翱翔騎白鳳，江山綉素觚稜碧。躡麻鞋、血淚灑冰天，新亭客。雲霧鎖，臺城戟；風雨送，昭丘柏。把梁園宋寢，燒殘赤壁。

破衲重游山寺冷，天邊萬點神鴉黑。羨漁翁、沽酒一蓑歸，扁舟笛。（《滿江紅·白門感舊》）

此詞借古諷今，寄慨遙深，然於感嘆世事巨變之餘，在煞尾處，宕開一筆，豁然有脫身事外、心慕滄洲之意，筆致摇曳生姿，平添波瀾。

落拓江湖常載酒，十年重見雲英。依然綽約掌中輕。燈前纔一笑，偷解砑羅裙。薄倖蕭

郎憔悴甚，此生終負卿卿。姑蘇城外月黃昏。綠窗人去住，紅粉淚縱橫。（《臨江仙·逢舊》）

此首寫詞人與舊時情人卞玉京重逢的情景，用詞婉約，描寫生動，比之《花間》諸詞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姑蘇城外月黃昏。綠窗人去住，紅粉淚縱橫」句，寫盡伊人怨愁，即便溫飛卿、韋端己恐怕也要讓梅村一頭地。

踏翠尋芳，柳條二月春風半。泰娘家在畫橋西，有客金錢宴。道是留儂可便？細沉吟、迴眸顧盼。繡簾深處，茗椀爐烟，一牀弦管。惜別匆匆，明朝約會新亭館。扁舟載酒問嬋娟，舊地風吹

散。此夜相思豈慣，孤枕宿、黃蘆斷岸。嚴城鐘鼓，凍雨殘燈，披衣長嘆。（《燭影搖紅·山塘即事》）



此詞以前半闕的繁喧來反襯後半闕的冷落，追歡惜別，黯然消魂，將詞人離別後刻骨的相思之苦表現得淋漓盡致。「孤枕宿、黃蘆斷岸。嚴城鐘鼓，凍雨殘燈，披衣長嘆。」又該是一種何等的況味！此首與前首同寫傷春傷別，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詞發展至清初，正在醞釀新的突破，將出現一個輝煌的復興時代，但其開創者的角色注定不會落到梅村身上。梅村詩名太大，他將主要精力傾注於詩歌的創作，詞僅僅是他偶爾爲之的餘事。比梅村晚一輩但同一時代的陳維崧繼承辛稼軒的詞風，以雄健恣肆的筆力，傾力於詞的創作，成爲清詞復興的第一人。梅村則是一個承前啓後的過渡者。

### 三

本書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學穎整理的《吳梅村全集》爲底本，參以程穆衡原箋、楊學沆補注的《吳梅村詩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清保蘊樓鈔本影印）。二書俱收吳梅村詞，數量相當，只是編次稍有不同而已。李學穎整理的《吳梅村全集》以《梅村家藏稿》爲底本，詩詞部分復參校順、康以前流傳的各種善本，質量上乘，可以信賴。《吳梅村全集》所收吳梅村詞，分正文、補遺、輯佚三部分，茲將補遺、輯佚合併爲補遺。另，由程千帆主編的《全清詞·順康卷》也收有吳梅村詞，且其數量較《吳梅村全集》所收多出二首。茲將《吳梅村全集》的補遺、輯佚合併部分標爲補遺一，《全清詞·順康卷》多出的二首標爲補遺二。

本書對吳梅村詞的箋注，自認爲還有一些參考價值。歷史上的吳梅村詩詞注釋本，對詞的部分，